

第五才子書
施耐庵
水滸傳

I242.4
01



I242.4

11=2

~~I242.4~~

01

第五才子書
施耐庵

水滸

傳

新舊本對照

(附)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總發行所：上海南京路)

北 京 華 南 書 局 經 銷

北 京 華 南 書 局 經 銷

第五才子書
水滸傳

內部發行

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

(全八冊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膠印二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26¹⁸/16 印張

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10018·397 定價：11.00元

出版说明

金圣叹评点的七十回本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是近三百多年来《水浒传》的主要通行本，流传很广，影响极坏。金圣叹自称得到了一部「贯华堂所藏古本」，其实，所谓「贯华堂」正是金圣叹的堂号，「所谓「古本」不过是他把百回本「招安」以后的二十多回拦腰砍去又经篡改而成的一个节本。鲁迅对此非常不满意，称它作「断尾巴蜻蜓」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「单是截去《水浒传》的后小半，《梦想有一个『嵇叔夜』来杀

尽宋江们，也就昏庸得可以。」（《南腔北调集·谈金圣叹》）砍掉了，不真实，它掩盖了《水浒》这部书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，从中也反映了金圣叹妄图把血腥镇压农民起义作为封建王朝「治天下之术」这一「究竟近于官绅」的反动立场。至于他的评点，也全是为他那「昭往戒，防未然，正人心，辅王化」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。

金圣叹（一六〇八——一六六一年），原名采，字若采，明亡后更名人瑞，吴县（在今苏州）人，少中秀才。他把《离骚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杜诗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厢》合称「六才

子书」，逐一评点，据说曾得清顺治皇帝的赏识，金圣叹因之受宠若惊，作诗「首颂当今有道恩」，活现了一副效忠封建王朝的帮闲文人的奴才嘴脸。后因被牵连进「哭庙」一案，清政府以「震惊先帝之灵」等罪名将其处死。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金圣叹「并非反抗的叛徒」，而是「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」。

此次缩印，系以崇祯十四年（一六四一年）贯华堂刻本为底本。版框原高二十公分，宽二十八公分。全书七十五卷，

金圣叹的三篇序文，《宋史纲》、《宋史目》、《读第五才子书

法，及其伪托为施耐庵作的序文，未连同他的评点，正本并照印，以供深入研究《水浒传》这部反面教材的参考。本十五卷。

此次翻印，系以崇祯十四年中华书局编辑部半堂校本为底本，并参校了四库本。

一九七五年九月

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一

聖歎外書

序一

原夫書契之作○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○
治道也○其端肇於結繩○而其盛發而爲六經○
其乘簡載筆者○則皆在聖人之位○而又有其○
德者也○在聖人之位○則有其權○有聖人之德○
則知其故○有其權而○知其故○則得作而作亦○

不得○不○作○而○作○也○是○故○易○者○導○之○使○爲○善○也○
禮○者○坊○之○不○爲○惡○也○書○者○縱○以○盡○天○運○之○變○
詩○者○衡○以○會○人○情○之○通○也○故○易○之○爲○書○行○也○
禮○之○爲○書○止○也○書○之○爲○書○可○畏○詩○之○爲○書○可○
樂○也○故○曰○易○圓○而○禮○方○書○久○而○詩○大○又○曰○易○
不○賞○而○民○勸○禮○不○怒○而○民○避○書○爲○廟○外○之○几○
筵○詩○爲○未○朝○之○明○堂○也○若○有○易○而○可○以○無○書○
也○者○則○不○復○爲○書○也○有○易○有○書○而○可○以○無○詩○

也者則不復爲詩也○有易有書有詩而可以○
無禮也者則不復爲禮也○有聖人之德則知○
其故○知其故則知易與書與詩與禮各有其○
一故○而不可以或廢也○有聖人之德而又在○
聖人之位○則有其權○有其權而後作易之後○
又欲作書○又欲作詩○又欲作禮○咸得奮筆而○
遂爲之○而人不得而議其罪也○無聖人之位○
則無其權○無其權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○

仲尼無聖人之位而有聖人之德○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○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此春秋○是也○顧仲尼必曰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○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○斯其故何哉○知我惟春秋者○春秋一書○以天自處○學易以事繫日○學書羅列○與國學詩○揚善○禁惡○學禮○皆所謂有其德而○知其故○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○不能已於作而○遂兼四經之長○以合爲一書○則是未嘗

作也○夫○未○嘗○作○者○仲○尼○之○志○也○罪○我○惟○春○秋○
者○古○者○非○天○子○不○考○文○自○仲○尼○以○庶○人○作○春○
秋○而○後○世○巧○言○之○徒○無○不○紛○紛○以○作○紛○紛○以○
作○既○久○麗○言○無○所○不○有○君○讀○之○而○旁○皇○於○上○
民○讀○之○而○惑○亂○於○下○勢○必○至○於○拉○雜○燔○燒○禍○
連○六○經○夫○仲○尼○非○不○知○者○而○終○不○已○於○作○是○
則○仲○尼○所○爲○引○罪○自○悲○者○也○或○問○曰○然○則○仲○
尼○真○有○罪○乎○答○曰○仲○尼○無○罪○也○仲○尼○心○知○其○

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輒有所作於是因史
成經不別立文而但於首大書春王正月若
曰其舊則諸侯之書也其新則天子之書也
取諸侯之書手治而成天子之書者仲尼不
予諸侯以作書之權也仲尼不肯以作書之
權予諸侯其又烏肯以作書之權予庶人哉
是故作書聖人之事也非聖人而作書其人
可誅其書可燒也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

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何也
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
書破治破道與治是橫議也橫議則烏得不
燒橫議之人則烏得不誅故秦人燒書之舉
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燒而
如皇燒者仲尼不但無作書之權是亦無燒
書之權者也若始皇燒書而并燒聖經則是
雖有其權而實無其德實無其德則不知其

故不知其故斯盡燒矣故并燒聖經者始皇
之罪也燒書始皇之功也無何漢興又大求
遺書當時在廷諸臣以獻書進者多有於是
四方功名之士無人不言有書一時得書之
多反更多於未燒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則
知燒書之爲禍至烈又豈知求書之爲禍之
尤烈哉燒書而天下無書天下無書聖人之
書所以存也求書而天下有書天下有書聖

人○之○書○所○以○亡○也○燒○書○是○禁○天○下○之○人○作○書○
也○求○書○是○縱○天○下○之○人○作○書○也○至○於○縱○天○下○
之○人○作○書○矣○其○又○何○所○不○至○之○與○有○明○聖○人○
之○教○者○其○書○有○之○叛○聖○人○之○教○者○其○書○亦○有○
之○申○天○子○之○令○者○其○書○有○之○犯○天○子○之○令○者○
其○書○亦○有○之○夫○誠○以○三○代○之○治○治○之○則○彼○明○
聖○人○之○教○與○申○天○子○之○令○者○猶○在○所○不○許○何○
則○惡○其○破○道○與○治○黔○首○不○得○安○也○如○之○何○而○